

風囚金

端木搖 著 DUAN MUYAO



你马踏宫阙，我魂碎裂；
你刀剑饮血，我笑得悲切。
你眸光冰寒，转身离去，我在万般耻辱中慢慢凋谢。

你有誓约与隐忍，我有国恨与家仇。

完结篇

凤囚金笼

端木摇

DUN
MUYAO

你有誓约与隐忍，
我有国恨与家仇。

完结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囚金宫. 完结篇 / 端木摇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9-05141-9

I. ①凤… II. ①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182号

凤囚金宫 (完结篇)

FENG QIU JINGONG (WANJIE PIAN)

端木摇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448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141-9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卷 南朝事·人清绝

第一章	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	003
第二章	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梨坝	011
第三章	天遥云黯，杳杳神京路	022
第四章	兵戈凌灭，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	030
第五章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038
第六章	望京国，空目断、远峰凝碧	046
第七章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054
第八章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	063
第九章	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	071
第十章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79



第六卷 兴亡替·孤心悲

第一章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091
第二章	刀剑笑，夜半悲风铮铮响	100
第三章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	111
第四章	夜阑珊，泪痕残	120
第五章	桃之夭夭，眸横雪光	129
第六章	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	138
第七章	画船载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	146
第八章	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	156
第九章	恨如芳草，怆然暗惊	165
第十章	念故人，千里共明月	173



第七卷 满江雪·情湮灭

第一章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	185
第二章	雕香剪玉，今生今世盟约	193
第三章	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201
第四章	娇汗浸低鬟，屏山云雨阑	209
第五章	新愁旧恨相继，夜寂静，寒声碎	218
第六章	刀剑争锋，淡黄衫子郁金香	227
第七章	故人千里来，满地残红宫锦污	235
第八章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间天上	243
第九章	夜深霜露凄冷，梅妆泪洗	251
第十章	凤箫声绝沉孤雁，倚风长啸	262



第八卷 人憔悴·音尘绝

第一章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	275
第二章	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	284
第三章	楼高目断，只堪憔悴	292
第四章	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	300
第五章	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	308
第六章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317
完颜磐番外：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328

第五卷 南朝事·人清绝



谁吻我的眸，敛去我的悲伤？

谁抚我的额，拭去我的耻辱？

谁借我微笑，渡过百年悲欢？

那长长的明眸，

万朵白莲盛开，照亮了你的衣袂，

哪一朵是你的深渊色？

那漫天的飞雪，

将月色写成诗篇，

请记住诗篇，忘却飞雪中远去的我。



第一章

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

载着棺木的牛车慢慢停下来，张鹏以女真语笑道：“大人，方才不是检查过了吗？”

金兵粗声道：“打开棺木看看。”

张鹏赔笑道：“这是小人母亲的尸首，没什么好看的。”

“叫你打开就打开，啰唆什么？”金兵喝道。

“是是是，不过这天怪热的，小人担心棺中的腐臭味熏着大人，坏了大人的胃口。”

“打开！”

“是是是！”

不得已，他们打开半钉住的棺木板，我立即闭目，保持“死”的平和安详。

棺木板刚刚打开，金兵便叫起来：“什么味道？这么臭？”

张鹏赶紧笑道：“大人，小人刚才说过了，这天热，母亲的尸首搁了几日，自然会有尸臭味。”

“好了好了，快点走。”金兵催促道。

“是是，小人这就马上走。”

他们火速钉上木板，留了一点缝隙，推着牛车快步前行。

顺利通过第一关，我松了一口气，思及父皇还在韩州受苦受难，不由得难过起来。

我不能自己南下而丢下父皇不管不顾，我不能那么自私。

这通关牌子是端木先生弄来的，仍然是那个受过他恩惠的克群找来的。

没有追兵追来，这夜，我们在荒郊野外歇一晚，次日一早继续赶路。

已是初夏，金国的夜晚仍然深凉，我靠坐在树头上，拢紧粗布衣袍。

叶梓翔坐在我旁侧，将干粮和水袋递给我：“帝姬饿了吧，吃点儿东西。”

我问：“韩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暂时没有。”他避开我追问的目光，眉宇略低，“帝姬无须担心，派过去的人是末将的属下，他们做事很有分寸。”

“叶将军，为什么每次提到父皇，你总是避开我？”



我仔细审视着他的表情。他看我一眼，又立即垂眼，那表情分明是尴尬与羞愧。

刹那间，我明白了，怒问：“你根本没有派人去韩州营救父皇，是不是？”

他终于迎上我愤怒的目光，仍然不够坦荡：“有，末将派人前往韩州，但是金兵监管很严，他们……还未见到太上，还未联系上。帝姬，营救太上须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否则营救计划一旦败露，金帝风闻我意欲营救二帝，一怒之下会杀了太上。”

他说得没错，若要营救，就要万无一失，需有十足的把握，否则便是置父皇于死地。

“我不能就此离开金国，弃父皇于不顾。叶将军，我想……我们秘密前往韩州，救出父皇之后再一道南下。”

“不行！”叶梓翔立即反对，“此行凶险，末将好不容易救出帝姬，岂能再入狼窝犯险？我等数人前往韩州，势必引起金人注目，还未救出太上，便被金人抓住，那时还谈什么营救？”

“可是，我不能丢下父皇……”

“帝姬思父之心，末将明白，然而，陛下叮嘱末将，量力而行，能救一个是一个。”

他口中所说的“陛下”，自然是六哥。

六哥竟是这么想的，难道六哥……

我不敢想，不敢深入地想……更不愿把六哥想得那么不堪。

我质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先去韩州营救父皇？父皇乃一国之君，比我重要千百倍……”

叶梓翔被我问得一愣，须臾才耐心解释道，“帝姬，并非末将不想营救太上，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太上便有杀身之祸。”

“你不是将我救出来了吗？有这么难吗？”

“救出帝姬，是因为……有端木先生这样的高人作内应。”他握住我的双肩，语重心长道，“帝姬，陛下有句话要末将转告帝姬，切不可任意妄为，一切听从叶将军指令。”

“六哥真的这么说？”我不信六哥会料到我想去救父皇。

“末将纵有千万个胆子，也不敢假传圣旨。”

我怔怔不语，内心挣扎。

六哥与叶梓翔没有错，能够救出我已是万幸；要救父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须谋划得毫无破绽，方能行事。

既是六哥的旨意，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次日，来到一个小镇上，我们吃了较为丰盛的一餐，买了五匹马，直奔第二个关卡。

我们仍然是中年、老姬的打扮，奉上通关牌子，第二个关卡轻而易举地过了。

过了中京大定府，我们略微安定，却也不敢疏忽大意。

奔驰数日，未曾好好歇息，这一夜，叶梓翔决定好好休整一晚再赶路。

露宿野外，夜里的风很凉，我蜷缩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

月上中天，淡青的月华流泻整个寰宇，使得整个荒郊愈发清冷死寂。

我打了一个喷嚏，倏然清醒，便抬眼望着那轮孤月。

孤月泊于浩瀚的银河，洁白无依，一身孤清。

想起远在韩州的父皇，想起远在扬州的六哥，想起会宁府中的完颜磐，想起姐妹们，想起很多人……这样的深宵，他们已经熟睡，我望月怀人，也是一身孤清。

一心怅然。

有轻微的脚步声靠近，该是叶梓翔，我立即闭眼。

一袭袍子轻轻地覆在我身上，顿时，我觉得暖和一些，有点感动。

他却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坐在边上，不知想做什么。

他轻轻一叹，片刻后，我觉得脸上有些痒，是他的指腹轻轻抚着我的脸，娥眉，左腮，动作轻得不能再轻。

白日里，他恪守礼数，对我毕恭毕敬，可我知道，他的意中人应该还是我。现在，深更半夜，他这般“轻薄”我，足以表明他的心，也说明他克制着对我的情意，在我熟睡后才敢“色胆包天”地碰触我。

我不敢动，担心他发现我是清醒的，那样一来，他会尴尬，我亦然。

所幸，片刻后他便离去。

我放松下来，过了好久才有睡意。

猛然间，死寂的荒郊深夜出现不寻常的惊乱，我惊醒，立即起身。

他们仓促地收拾包袱上马，叶梓翔箭步冲过来，将我抱上马，接着他也上马：“有追兵。”

一语惊散所有睡意，我紧张得发抖，冷冽的夜风刮面而过，生生的疼。

驱马飞驰，我思忖着后面的追兵会是谁？完颜宗旺？还是完颜磐？

不久，后面传来震天动地的声响，在这深夜，马蹄踏击大地的巨响异常清晰，就像踏在心坎上，令人心惊胆战。

所买的马和我们一样疲累不堪，再过不久，追兵就会追上我们，那可怎么办？

若是完颜磐，也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若是完颜宗旺，只怕我苦苦哀求也不会心软。

苦思对策，仍是想不到良策。

叶梓翔筹谋那么久才救出我，而且逃出会宁这么远，想不到会在这里被追兵追上，难道我这辈子都不能南归吗？注定一生沦落金国？

想到此处，我咬牙切齿，又悲又怒。

“帝姬莫怕，就算是死，末将也会护帝姬周全。”叶梓翔绝烈道。



“嗯。”此时，我还能说什么？

金兵终于超越我们，匆促勒马，那些趾高气扬的骏马前蹄仰天，长嘶破天。

青黑的月光下，金兵约有二十来骑，个个彪悍，不约而同地引弓搭箭，箭镞对着我们。

那人昂然立于骏马上，稳如山岳，月光洒了他一身，使得他的身影看起来孤硬寒凉，又别有一番睥睨众生的傲然气势。

完颜磐。

他如何知道我还活着，如何知道我已南逃？

“小猫，过来。”他倨傲而温柔地唤我，朝我伸出手。

“你是什么人？为何追我们？”我拿捏着嗓子，变得像老妪的苍老声音，我是老妪的打扮，他为何这么肯定我就是赵飞湮？

“赵飞湮，过来！”完颜磐固执道，声音不再温情，略有怒气。

叶梓翔揽在我腰间的手突然加力：“他是谁？”

我低声道：“金帝嫡长子，宋王。”

完颜磐驱马近前，死死地盯着我的腰间，目光如炬：“放开她！”

嗓音冷寒。

“宋王，在我们大宋，以多欺寡非好汉，若想抱得美人归，你我单独打一场，决胜负，如何？”叶梓翔温言带笑，彰显大宋男儿的磊落自信。

“我叫你放开她！”完颜磐气急败坏地怒吼，宝刀尖锋直指我们。

“我不会随你回去，宁死不回。”我决然道。

完颜磐缓缓收回宝刀，寒声下令：“放箭！”

箭雨疾射，张鹏和两名护卫举剑挡箭，挡得了一支两支，却挡不住源源不断的箭雨，不久，三人中箭身亡。

眨眼之间，他们死于非命，叶梓翔悲痛不已，我亦悲伤。

我眨去眸中的湿意：“阿磐，可否谈谈？”

“好，你想怎么谈，都可以。”完颜磐冷沉一笑。

“不可，帝姬三思。”叶梓翔更紧地抱着我，不松手，“末将死不足惜，帝姬……”

“无妨，他不会伤害我。”我掰开他的手，利落地下马。

他立即跟着下马，扣住我的手腕，不让我去。

“把他的手砍下来。”完颜磐冷酷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敢伤他，我与你势不两立！”我怒吼。

我决然拂开叶梓翔的手：“无须担心，我不会有事。”

叶将军，你孤身一人，如何保护我？我不愿你死，你还要为六哥安邦定国，为大宋子

民保家卫国，还要率军北伐、驱除金贼，我怎能让你死？如果我不与完颜磐谈谈，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朝完颜磐走去，金兵策马逼近叶梓翔，所有的箭镞都对着叶梓翔。

完颜磐潇洒地下马，拉起我的手，我巧妙地避开：“假若你伤他一根毫毛，我会自毁一根。”

他怒目圆睁，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半晌，他下令：“兄弟们，好好招呼这位朋友，把人看紧了。”

话落，他强硬地握着我的手，走向远处。

此处是土地平整的野外，有辽阔的视野，也有高耸的树木，夜月下的风光，秀丽幽静。

走出不远，完颜磐便伸臂揽在我腰间，我心神一荡，刻意保持的冷静与疏离瞬间瓦解。

远离了叶梓翔和金兵，他解下披风铺在草地上，扶着我坐下来。

他问：“他是谁？”

我笑：“很早以前我就说过，父皇为我寻了一个驸马，他就是我的驸马，叶梓翔。”

“叶梓翔是你的驸马？”完颜磐微惊，“叶家军颇有名望，此人亦颇有胆略。”

“是宋王来追我的，还是得你皇叔的命令？”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你放心，对于你的死，皇叔没有起疑心。”

“宋王如何知道我已逃出会宁府？”

“叫我阿磐。”他低低道，曲起双腿，抱膝而坐，“我始终不相信你就这么死了，以端木先生的医术，不可能束手无策。”

“端木先生不是神，中毒已深，人已死，怎么可能救活？”

“还有一件事，让我确定你的死只是一个障眼法。”他苦笑，“我命人暗中跟着父皇的侍卫前往城郊，后来，我的属下回来说，火葬时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在火葬处附近竟然有萨满教做法，而且所有的侍卫都去看萨满教做法，忽略了火葬。”

我莞尔道：“因此，你猜到有人会偷龙转凤，猜到我只是假死？”

完颜磐颌首：“我派人前往韩州，自己带了二十多骑南追。”他握住我的手，“南追之前，我犹豫了一日，徘徊于追与不追之前。”

我讥诮地问：“那为什么还是追来了？”

他涩笑：“追你回来，让你继续留在皇叔身边，你会很痛苦；不追你回来，我会因为失去你而心痛。”

“现在你追到我了。”

“我在城郊有一座别苑，你暂时住在别苑，谁也不会知道你还活着。然后，我向父皇



请旨外调，去云中枢密院也好，去燕京枢密院也罢，只要离开了会宁，你我便能在一起，谁也不会阻止我们。”

“宋王的打算可真周到。”我冷冷讥笑，“你以为你的皇叔蠢得永远也不会发现吗？”

“发现又如何？那时你已是我的妻，我不会再拱手相让。”完颜磐目光冷厉。

“这么说，你承认你曾经将我让给你的好皇叔？”我又是一声冷笑。

他突然扣住我的手腕：“小猫，为什么你总是对我冷嘲热讽？”他又气又急，“我不是把你让给皇叔，而是……皇叔一年半载不会放手，我只能让你暂时留在皇叔身边，暗中布局筹谋，再把你抢回来。”

我甩开他的手：“别再叫我小猫，恶心。”

我再次嘲讽：“在你们金国，可以无视纲常人伦。皇叔的侍妾，作为侄子的可以堂而皇之地纳为妾吗？”

他腾地站起身子，拽我起身：“你们宋人讲究那么多，我们金国，只要喜欢，就算是父亲的姬妾、伯伯叔叔或者是兄长的妻妾，都可以娶之、纳之。”

我摇头失笑：“果真是蛮夷。”

完颜磐怒目而视，我不惧地抬起下巴。四目相对，他怒，我冷。

突然，他伸臂揽过我，以袍角擦拭着我的脸，力道适中，举止温柔。

我挣了一下，却听他道：“别动，我不想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这双俊眸专注而深沉，令我心澜微漾。

我静静地望着他。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他，面对金帝的嫡长子，宋王完颜磐。

如果他不是金人或者不是金国宗室中人，或许我与他就不会这般艰难。

可是，“如果”往往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设，是一种美丽而脆弱的幻想，瞬间即灭。

他的吻不知何时落在我的唇上，待我发觉，他已紧抱着我，右掌扣着我的后脑不让我闪避。

这样的亲密，这样的炽情，我期待了多久？

可是真正面临的时候，我又退却了。大宋与金国之间的国仇家恨，提醒我不能与他为伍，不能陷入他的情意与怀抱。

我瞬间的迷失，已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得到他想要的。

拥吻越来越激烈，他纠缠着我的唇舌，沉醉于这一场想念已久的情爱里。

我看见他微睁的眼中皆是缠绵之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缠绵，眼中的火花渐渐燎原……

我拼力推开他，他怔忡地凝视我，脸上的激情慢慢消退，却仍然搂着我：“为什么？”

“你是我的敌人。”我再次推离他，想起适才他冷酷下令射杀保护我南逃的护卫，不寒而栗。

“只要你还爱我，所有的仇恨都可以淡化。”

“你可以淡化，那是因为你是强者，是入侵他国的一方。”

片刻后，完颜磐无奈地放手，颓丧地坐下：“我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更想不到你对我会有敌对、仇视的一日。”

他所说的，正是他作为强者所想的：我是亡国奴，理应被他囚禁，在他的怜悯中屈辱地度过下半生，老死金国。

我亦无奈一笑：“我也想不到你是金人，甚至还是皇子皇孙。”

夜寂，月冷，露清。

长长的静默。

“我不会再回去。”我的声音竟然可以变得这般冰冷，不含一丝一毫昔日的情意，“若你执意带我回去，带走的会是一具尸首。”

“我会安排得很好，没有人会发现你还活着。”完颜磐音量微高。

“尊贵的宋王，你想将我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金屋，让我在你的宠爱下屈辱度日吗？”我轻笑，问得尖锐。

“湮儿，你完全可以将我当做石头哥哥，我们会像以前那样，开心地打闹，快乐地在一起。”他的眼中满是期待，“你爱我的，是不是？爱我，就跟我回去。”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除非你们金国从未入侵过大宋，除非大宋和金国仍然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悄然解开衣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你，但我知道，我恨你，恨你这个灭我家国的金人。”衣袍滑落，我仅着抹胸，刹那间，冷意袭身，“若你执意带我回去，那么，就像你皇叔那样，现在就强行要了我，然后我会恨你一辈子，你带走的只会是一具尸首。”

完颜磐震惊地望我，眸色立时转浓，火花四溅。

我凄楚地望着他，决然道：“你有第二个选择，放手，就当没追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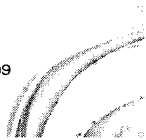
他黯然低眸：“你不要逼我。”

我失笑：“是你逼我，不是我逼你。”

“放你走，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会觉得，你和你的皇叔不一样，你真的爱我，在乎我的感受，而不是像你皇叔那样，强取豪夺。”

“湮儿。”他低声唤我，取了落在草地上的衣袍裹在我身上，然后拥我入怀，“你可知，要我放手，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而且需要多大的勇气？”





泪湿双眸，我哑声道：“那你又可知，再留在金国，我真的会死。你真的愿意看我死吗？”

他一震，深深地凝视我。

半晌，他俯唇，吻着我的眼眸，吻去泪水，双唇微颤。

我看见他微闭的俊眸滴落一颗泪珠，顿时心痛如割。

“阿磐，放我走……求求你……如果你真的爱我，就放我走……”

完颜磐寻到我的唇，轻轻触着我的唇角：“万一我找不到你了，怎么办？万一你嫁给你的驸马，我怎么办？我说过，我会娶你……我要娶你……”

我泪珠簌簌而落：“我答应你，不嫁人……一辈子都不嫁人。”

“真的吗？”

“嗯。”

“好，你等着我携聘礼娶你。”

话音甫落，他吻住我，唇舌交缠，深切，缱绻。

我知道，他已心软，不会再带我北归。

而此刻，我只能满足他的需索，或许我也是情不自禁。

他抱我愈紧，鼻息愈发急促，满目欲念，好像不满足于单纯的拥吻，大掌不安地摩挲着我的背，慢慢倾身欲倒。

在他的激情里，我迷乱了。

离开了会宁，没有完颜宗旺这座大山横亘在我们中间，他没有顾忌。我心中的压力好像也少了，只想着他是我此生唯一爱的男子，我怎能拒绝他？

我的心，仿佛也需要他的慰藉与爱抚，才能填满毕生爱恋的空缺。

第二章

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梨坝

夜风沁凉，紧缠的身躯却滚烫炙人。

完颜磐胸膛的烫热，烙进我的心，一路烧至四肢百骸。

浓情四溢。

他死死地封住我的唇，绵密的热吻变得强势无比。

我从不知，他也会有霸道的时刻，宛如我是敌对的营垒，他强行攻城。

他热烈灼人的呼吸，仿佛要将我融化，又似要将我整个人吞入腹中。

四肢被他锁住，我在他怀中，迎合着他，也索求着他，像是置身熊熊烈火之中。

情迷之刻，神思俱乱，心头唯一的念头便是：

他爱我，我也爱他。

旁的，都无关紧要。

完颜磐略略松开我，我低喘着，遍体绵软。

薄刃般的唇滑至颈侧，带着烈火袭至，他用力地吮吻、噬咬。

颈侧蓦然一痛，我呼出声，闪避着。

“从今往后，只有我可以抱你吻你爱抚你，你也只能爱我一人，嗯？”他低声道，语气不容拒绝。

心神一荡，我情不自禁地颌首。

这般霸道的话，听来分外心酸与感动。

外袍垂落，左肩裸露，他细细地吻着我的锁骨。

他的大手摸向我的头，瞬间，满头青丝滑落，肩背丝丝的痒。

五指插入我发间，他凝视着我，眼眸缠火。

片刻后，他微微倾身，疯狂地吻我。

暗火疾速窜起。

丝丝的酥麻如电袭来，我如火焚身，脸颊热烘烘的，难耐不安。

全身滚烫，我迷乱地抱着他的身子，随着他的吻而战栗。

“湮儿，为我宽衣。”他的声音喑哑如夜。

他的话，就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我使力推开他：“不……我们不能这样……”

他捉住我的手，迥异于寻时的淡定从容，祈求地望我：“我不想再忍了……我们早该如此，湮儿，不要拒绝我……”

他的眼中满是痛苦与坚忍，可是，我不想再心软，不想让叶梓翔难堪：“你说过要娶我，那就在你我洞房花烛的那一晚，再行夫妻之礼吧。”

“不，我不想再等。”完颜磐强硬道，“我不能让人捷足先登，尤其是那个姓叶的小子。”

“你不让叶梓翔捷足先登，就舍得让我在你皇叔的怀里承欢？”

他面色一变，阴晴不定地看着我：“不要再提皇叔。”

我骂道：“心虚了，是不是？你孬种！”

他被我激怒，在我胸脯上疯狂地吮吻着，不管不顾，带着一股狠厉之气。

我拼命地打他、捶他，却无法撼动他分毫。

他攫住我的唇，迅速攻占，如刀虐着我，如火烫着我。

“帝姬……帝姬……”

是叶梓翔的声音，夹杂着金戈的铿锵声。

我拼了全力，侧首望过去，余光望见叶梓翔正与七八个金兵激烈地打斗。

怎么会打起来？

难道是他望见我完颜磐这一幕，以为完颜磐凌辱我，这才愤而反抗、意欲冲过来救我？

“他们……打起来了。”我企图掀翻他，却是不得，在他的步步为营下溃不成军。

“听见了。”他闷声道，继续吻我，凌厉之气顿时消失，唯余缠绵。

“我说过，他少了一根毫毛，我会自毁一根。”

“那臭小子真扫兴。”完颜磐不乐意地爬起身，取了衣袍随意地裹在我身上，箍着我的腰肢不让我走，“这小子武艺不错，不过在你眼中，不及我。”

他自负地笑起来，我瞪他一眼，掰开他的手：“要么放开我，要么让你的属下罢手。”

他好整以暇地说道：“难道你不想看看你的驸马如何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吗？放心，你的驸马不会死的，先看看情况也无妨。”

以叶梓翔的武艺，一剑在手，那些金兵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那些金兵善射，并不精于武艺，在他凌厉的攻势下，多人受伤，渐渐不敌。

两个金兵从马上取下弓箭，毫不迟疑地对准叶梓翔射箭，神速无比。